

## ■ 嫣然思语

## 花开的声音(外两首)

□ 覃遵翌

满院子花，都是母亲的命根子  
灶台、菜园、玉米地  
母亲有忙不完的农活  
但总有一些挤出的时间  
留给各个角落的花  
停歇不住的脚步，奔走在  
自己的热爱里  
妻子被花骨朵陶醉  
在院子里端坐成一朵花  
一只蝴蝶撑开翅膀，拉动了  
微微上扬的嘴角  
我看着她隆起的肚子  
守望着，花开的声音

## 桃花

燕子还在寻觅吊脚楼的温度  
那些被春风灌醉的浪子  
总是零落了胭脂  
恰好处地散落在人间  
点燃冰封一季的大地  
直到红雨飘零  
别了江湖，研花为墨  
在金戈铁马的宋词里  
留一簇绯红

## 梨花

六百年前的辉煌如梦  
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灰烬的  
除了土司皇城  
还有虎纽彝的回响  
和战马的嘶吼  
黄金梨的根系盘桓的地方  
是土司踩过的土地  
被梨树收藏的笑脸绽放  
成了梨花，和一段  
乡村振兴的佳话

## 乡恋

□ 杨明军

乡恋是一墩墩的灌木丛  
乡恋是斗折蛇行的羊肠道  
乡恋是光着脚板在河滩奔跑的童贞乐  
乡恋是老阿婆讲的故事又苦又长  
乡恋是古井旁的龙须柳  
银絮如同思念的花朵开了又落  
乡恋是门楣上一串串的红辣椒  
弥漫的气息激起故乡的血性和强悍  
乡恋是引燃朝霞之光的愁绪  
乡恋是溢满杯盏的香醇  
乡恋是翩翩飞舞的八卦风筝  
乡恋是描绘盛世美景的婀娜冰花  
那曼妙的画笔  
一点一点  
叠印在远游浪子的心尖之上

## 油桐花

□ 周家海

微风轻轻地吹拂  
细雨轻柔地敲打  
这满树的油桐花  
静悄悄地飘然而下  
簌簌落下的花朵  
诱引我自树下经过  
斜倚在我肩头的小伞  
顷刻之间，也便  
俨然在花雨中嫣然盛开  
我在花树下伫立  
像一朵倾情绽放的荷花  
我在芬芳里沉醉、流连  
仿佛跟春天融为一体  
时光静静地流逝  
一晃就过去了许多年  
而油桐花的美丽和馨香  
一直镌刻在我回忆的内存  
一直温暖着我那颗不老的心……

## 征稿启事

本报《采风》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，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“春色满园”，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、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，以及诗词、摄影、书法、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。

投稿邮箱：  
zbs404406@163.com

## 读书莫要“杀书头”

□ 周恒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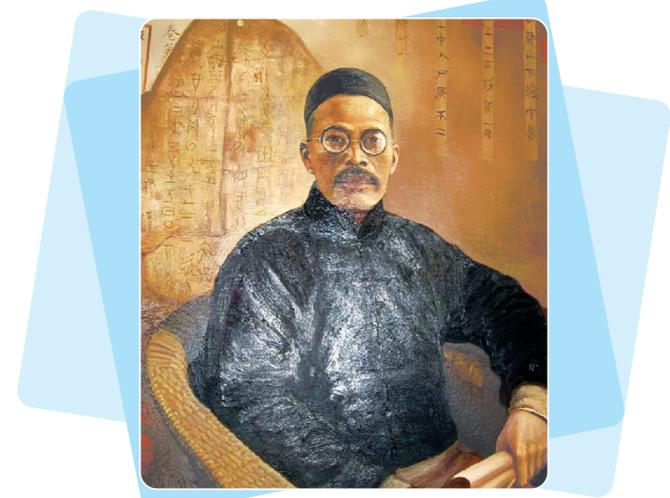
书桌上，放着三四本书，有的是在开头几页夹着一张小区物业制作的核酸检测卡，有的是在书的第一章部分打个折角，还有一本上面落满了布毛毛。朋友不好意思地说，这些书都是听说是排行榜上的，淘来后，只是翻了一下开头，就放在那里。

我笑着说，你这可是黄侃先生说的“杀书头”呀。不过，我也有杀书头这种情况，比你多。我家里有不少书，都是只翻一两页，就放在床头边、桌子上，不再过问了。买书的时候，总是想着，等到闲下来的时候再好好读，谁知道这一放，就是几天、几个月甚至几年！说实话，《红楼梦》和《鲁迅日记》都是放在书架上，只是看了开头，真正阅读，还是前年疫情期间读完的，当然是细读，每天都在家里，哪里也去不了，细细品味《红楼梦》，非常有味道。三本《鲁迅日记》，是去年疫情期间读完的，且做了许多笔记，在我看来，《鲁迅日记》并不枯燥，读完才看见一个真实而有意思的鲁迅，看见鲁迅真实而有趣的生活。

就这样收获满满，感觉是从改掉了一个小习惯开始的：杀书头。一本一本，不看完，克制住自己，坚决不去看另外一本。不再杀书头，收获颇多，心里舒爽。

国学大师黄侃先生最讨厌读书有头无尾、有始无终的人。他反对随便翻书的读书态度，称那些只是草草读其中几篇而不解其意的读书方式为“杀书头”。真是形象生动。所谓杀书头，就是刚看一本书的开头，接着就换另一本书来看，开头后再换下一本书，读的尽是书的开始，没有后续。他说，读书贵专不贵博，未毕一书，不阅他书。用功之法，每人至少圈点书籍五部。他读书时，都要做读书笔记，比如《文选》，曾经圈点数十遍。他曾经叹息说：“我平生骂人杀书头，毋令人骂我也。”就是以这样的毅力和读书、治学的严谨，黄侃将《唐文粹续编》圈点批校完毕。

杀书头，有点像生活中的烂尾楼。轰轰烈烈地剪彩，热热闹闹地讲话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开了个好头，却莫名其妙



国学大师黄侃最反对“杀书头”。

资料图片

地烂尾了。我得好好检查书架上的“烂尾楼”了。

杀书头，不是好习惯，读书之大忌也。一个网友的段子，抄一下：早上老师在解释“杀书头”这个词的时候，我频频点头：是啊，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每次拿到一本书，都是把书的前面几页或几章文字逐字逐句地看，但是从来就没有看完过一本书。

这真是悲催的读书！

不久前，有个学者告诉朋友一件事，他收到了老师寄来的一本新书，想起了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最常说的两句话，一是要大家“读书不要杀书头”。二是要大家做到“好学深思，心知其义。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”。近20年过去了，当年的训诂学积累，早就还给老师了，但老师对待学术的态度，至今不忘。可见，读书不要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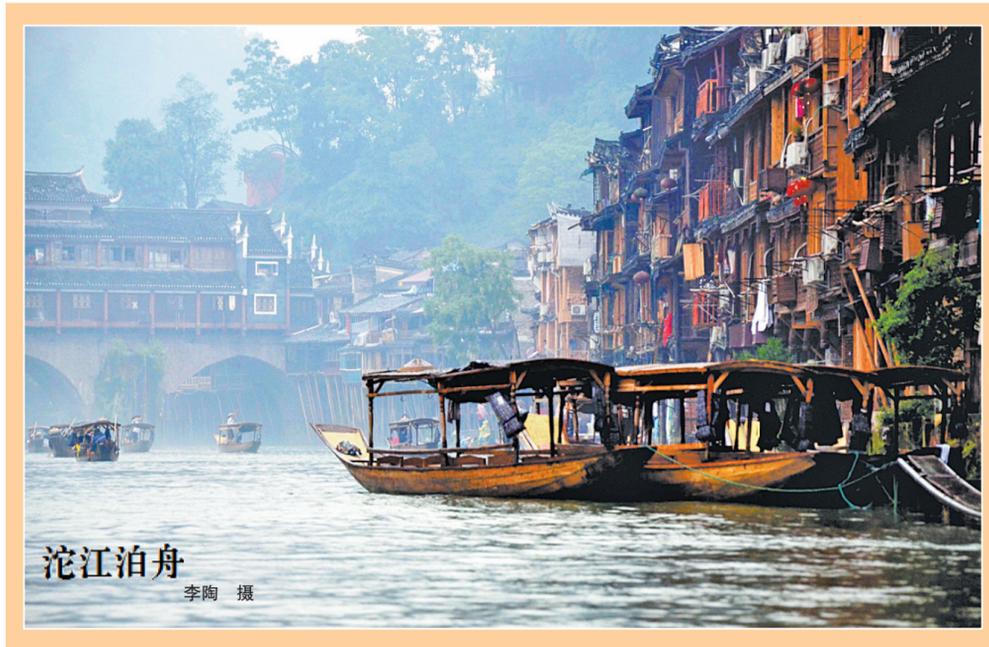
书头，多么重要！老师的话，给这位学者印象很深，触动很大。

群里有书友自省：近来心浮气躁，总杀书头，离成仙之路又远了许多。呵呵，有人劝他，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我倒是不以为然，杀书头的原因很多，其中之一就是沉醉于“浅斟低唱”吧，为何不能将浮名换成怡情养性的好好读书呢？

有位作家朋友在读书笔记里，对杀书头式的读书，有几句精彩的评论：杀书头，这是读书的半途而废，此废乃止，书页折了一角，或者夹着一张书签，书上落满微尘。

杀书头，看似读书，其实只是做了个样子罢了。

杀书头，冷落书了，这是对书的大不敬。买来一本书，就要善待它，享受它，如此，书才会感到高兴。



沱江泊舟

李陶 摄

## 喝一杯好茶，读一本好书

□ 钱民庄

平生好茶，闲来喜陋室静坐，手捧名著，耳听古乐，品评名茶，顿觉心旷神怡，让人想起苏东坡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的名句。有茶相伴，人生足矣，别无所

求也。喝一杯好茶，听一首名曲，读一本好书，便能在平淡中享受生活的乐趣，有一份虚融淡泊的心境，此为品茶之乐也。

茶是一种人生，不同的人品茶能品出不同的意境。百姓喝茶是一种需要，和尚饮茶是一种禅，道士品茶是一种道，而对文人来说则是一种文化。在文人眼中，茶是神圣的扬清激浊之物，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。

每到新茗飘香的季节，那美如碧玉的颜色，沁人心脾的清香，千姿百态的茶形，使人赏心悦目，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。西湖龙井、黄山毛峰、洞庭碧螺春，充满诗情画意，优雅动听的名茶，使人未饮先醉。温壶、烫杯、洗茶、泡茶、翻杯、敬茶、闻香、品茶，此为茶趣。品茶时先观茶形，趁热闻香，再尝其味，细细品

饮，妙不可言。

品茶有讲究，一杯茶须分三口喝，第一口试茶温，第二口品茶香，第三口才是饮茶。呷茶入口，茶汤在口中回旋，顿觉口鼻生香。毛峰的鲜醇爽口，碧螺春的清和鲜甜，龙井的香郁味甘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更需要好环境。饮茶是件淡泊雅事，饮茶的环境，也以简单清幽为上。夜深人静，独享慢饮，超然境界，一杯香茗，一本好书，一曲名乐足亦。

茶可独酌，也宜共饮。品茶需要好心情。古人讲究以茶会友，佳茗、良辰、美景、知音，相聚品饮，雅俗共赏。“寒夜客来茶当酒”，沏茶小憩，虽不如酒后意气风发，却能带来一片祥和，使主客双方曲尽情意，谈艺论道，不亦乐乎。友谊像茶，越品越浓。静夜独坐静思，清苦的茶叶幽香四溢，齿间留香，从一片茶叶品尝出山川风景与大自然的精神，清除烦虑，品味出茶外的许多人生韵味，心灵复归宁静。

## 云中谁寄锦书来

□ 唐宝民

前几天收到一封寄自云南景洪的朋友来信，这是一封手写信，字迹整洁娟秀，给人一种美感。

有多久没有收到信了啊！现代社会通讯异常发达，电话、短信、电子邮件……这些工业文明的产物充斥着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远离了书信，所以，当我收到这样一封手写的信时，心中竟涌起了一种久违的喜悦，就好像看到了一位久别的老朋友一样。

我回忆起了那些写信、读信的岁月，并再次感受到了那种古朴的温馨。

平生写的第一封信是寄给中国少年报社的“动脑筋爷爷”，是在小学五年级，我问“动脑筋爷爷”：“为什么燕子站在电线上却不能被电死”？信寄出去后，就焦急地等待，半个月后，信来了，牛皮纸信封，底部红色落款印着“中国少年报编辑部”几个字，信封上写着“唐宝民小朋友收”，信是手写的，详细地为我解答了我所提出的问题，并在最后表扬了我的求知精神。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，这种鼓励的作用是巨大的，我为此自豪了很久。

1998年，我去千里之外的齐齐哈尔读大学，从那以后，家书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和安慰，想家了，就给家里写信，或是读家里的来信，那些信纸，让远离家乡的我感受到了家的温馨。

那个时代流行交笔友，就是花几元钱，在报刊上发一则交友启事，然后就会收到很多来信。我当时也在广西的一本叫做《中外少年》的杂志上发了交友启事，结果，信像雪片般地从天南海北飞来，最多的时候，一天收到过三四十封。那段时间，我沉浸于读信、写信的快乐中。那批信友中，有几个人我们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，成了一生的朋友。

数年前，我处了一个女朋友，她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工作，那时的我，在辽宁的一座大城市工作，我们很相爱，但相距太远，见面的机会很少，于是写信就成了我们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。我在信中向她表白了我对她的爱，三天后，接到了她的回信，她说她看完我的信之后哭了，因为她终于等到了可以相守终生的那个人。从那以后，给她写信、读她寄来的情书，就成了我最幸福快乐的事。虽然后来因为客观原因我们分手了，但我对那段岁月充满了怀念，并感激那些情书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回忆。

我有一个箱子，是专门用来放信的，里面装着几千封各个时期收到的信，有时打开它们，默默地凝视，我知道我是在凝视一段岁月、怀念一种心情。

一位作家曾说，写信是对孤独的一种反抗。读信写信于我是一种精神的享受，怀念那些有信的岁月，那是深藏于心底的依恋的情怀。如今，“家书抵万金”已成为一个遥远的绝唱，云中谁寄锦书来？信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，但那份曾经的幸福和温馨，却从来不曾走远。